

马蒂亚斯-约翰内斯·菲舍尔

浮士德病人， 或参宿三 c 上的乌鸦

一则分为五种状态的故事

简体中文文学译稿

Patient Faust oder die Amsel auf Mintaka c

外面是个晴朗的日子。我想象着，鸟儿栖在低矮的灌木丛里，起初看不见，只因枝条轻轻颤动，才泄露了它们的所在。那是本地的鸟，不是异乡的，也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没有过分鲜艳的羽毛，也没有仿佛只该属于动物园的叫声。我能从中听出一只乌鸫，因为我一向都能听出乌鸫，早在我明白记忆并非只是被人拥有，也可以由细小的碎片重新拼装之前——那些碎片在被重新组合时，从不反抗。

我想象着，它跟随我穿过草地。不是跟随此刻躺在这里的我，而是跟随另一个人：他仍会投下影子，脚上穿着鞋，太阳在他身上照得久了，衬衫便会黏在背上。他走得很慢，仿佛没有任何地方必须抵达。然后他坐下，草在他的体重下伏倒，边缘的草茎又重新直起。一只昆虫贴近他的耳边飞过。他甚至没有抬手。

我从外面看见他。他与我并非全然不同。他有我的姿态，也许也有我的疲惫，可他仍拥有坐下来的能力。我并不立刻嫉妒他。嫉妒稍后才来，谨慎而近乎礼貌，像一个明知无人会开门，却仍在门上轻轻叩响的人。

当然，那里没有鸟。也没有草地，至少没有一片我能够踏上的草地。即使外面真的有一片，就在大楼前、玻璃后、安全围栏后、那些被烈日照得刺眼的白墙后，我也听不见它，看不见它。我听见的是记忆，我看见的是一种排列。早在我知道自己会拿它们做什么以前，我便已经收集好了这些材料：干草茎擦过脚踝时清脆的刮擦声，七月尘土的气味，还有那不规则的啁啾——起初伪装成音乐，直到我真正仔细倾听，它才显露出另一种东西。

这算是对失去之物的一点微小补偿。我抬不起手臂，也抬不起双腿。我不能眨眼，不能转头，肩膀疼时，也不能把它往枕头上压一压。也许肩膀根本不疼。也许疼痛也已被揭去，像一床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厚毯。可我不需要疼痛，那些不是声音的声音这样告诉我。我已经不再需要许多东西。人会习惯别人替自己作出的删减。

假如我还能看见，我那双原本健康的眼睛大概也找不到多少美好的东西。一个简陋的医疗房间，保持着严苛的洁净；光线没有颜色，均匀得没有任何能够给人安慰的阴影；天花板被方形板块切割开来；软管、支架、显示屏。也许还能看见我的脸——如果有人把

镜子举得离我足够近的话。但没有人这样做。有些东西，人们出于善意不让你看见；有些出于羞耻；还有些，只是为了方便。

我猜，服务器就立在隔壁房间里。我想象它们一排排地站着，黑色的机柜上，狭窄的绿灯和蓝灯不停闪烁，仿佛它们比我更有生命。后面还有一个房间，坐着监控我心智的人。也许是年轻人，训练有素，困倦不堪，键盘旁放着咖啡杯；也许是年长的人，早已学会不再惊讶。他们追踪我的每一次波动，扶助它，整理它，压低它。有时，他们会关掉一些东西。但愿这种时候并不多。

我在世界之中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当一个人还有一个世界时，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当它成为唯一剩下的地方时，就很难了。在那里，我比所有人都快。我不借助肌肉便能移动，穿过房间、街道和城市，滑过我从未真正走入的走廊，越过那些从未有碎石在我鞋底下发出声响的屋顶。我甚至可以像无人机一样飞行。飞得不够高，尚不足以忘记地球，却足够让我俯视人们忙忙碌碌的样子，看他们把行走白白耗费掉，看他们带着一点小小的狂妄推开门、登上台阶、弯腰拾取某样东西。

我的虚拟视力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它近乎无耻。它能辨认墙面上的裂缝、衬衫上细细的盐渍边缘、窗台上干涸泥土留下的粉末。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读清半掩百叶窗后面一张纸条上的字。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一张脸不断放大，直到每一个毛孔的边缘都成为一片地貌。这种能力既幼稚，又残酷。它给我的世界多得超过一个人所能承受，却给我的生命少得低于一个人所需。

我感谢拯救我的人，让我过得很好。这句话很简单，它的真实却并不简单。我知道，他们并非出于无私。没有人会让一个几乎已经死去的人勉强维持生命，只为了取暖于他的感激。他们想要的是他们在我身上发现——或制造——出来的那颗被磨利的心智，是这种奇异的清醒：它不再受饥饿、睡眠、羞耻、疲惫、欲望，以及肉体那一千种细小要求的干扰。凭借它，我在时间中旅行。我让过去成为现在，让现在变得陌生，又让陌生之物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有时我会感到自己犯了罪。

今天，太阳悬在实验室前那片烧焦草地的黄色草茎上方，正当中天。我是这样想象的。热浪沉沉压在大地上，热得无法呼吸——但我已经不必呼吸了，至少不必像那些能够坐在草地上的人那样呼

吸。没有蜜蜂。只有本地昆虫尖锐而响亮的鸣叫，那声音听起来更像来自金属，而不是身体。周围宽阔的地块上，零星立着几栋白色平房，低矮、紧闭，窗户黑着。偶尔有几棵棕榈，在热浪中僵直地抵抗。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或者差不多如此。我不想在这上面停留太久。我的状态里带着一种无法安定的躁动。不能移动的人绝不等于平静。恰恰相反，那股找不到任何出口的运动折返回内心，撞向其中所有仍然具有形状的东西。

II

一张地图正在我的脑中生长，用来解释我所在的位置。它并不从地名开始，而从距离开始。距特拉维夫三十公里。一个装得十分冷静的数字，却立即吸引来一连串图像：宽阔的道路，尘土覆盖的路边，加油站，低矮的工业建筑，围栏后的橄榄树林，被阳光吞没。数据说，我就在那儿；可只要我想到那座城市，我又立刻同时置身其中。

特拉维夫从不作为一个整体到来。城市从来不会作为整体到来。它们以声音、交通灯和被切碎的气味到来。我听见街道上的喧闹：希伯来语混着阿拉伯语、英语和俄语，层层叠叠，却并未汇成合唱。汽车的噪声。摩托车。一个男人喊着什么，听上去迫在眉睫，却大概只是在报水果的价钱。一家食品店门前摆着一箱箱番茄、香草和切开的甜瓜，让人看见里面的果肉。街边小贩在煎烤面团、肉和某种辛辣的东西，气味悬在空气里。我已经认出了它，却在概念抵达之前继续向前。

我在城里搜寻熟悉的面孔。也许是 M。浮士德。格蕾塔。只要想起他们的名字，街道便会改变，仿佛在为一可能性让出空间。

人们把脸转向我，却没有一张停留下来。公交站旁的一个男人，有一秒钟带着浮士德的额头；小卖部前的一个女孩，带着格蕾塔的目光；一位穿亚麻西装的老人，带着 M 的耐心。然后他们继续走远，仿佛我只是碰了碰他们，随即又把他们丢失。

他们不在这里。也许他们从未在过。全是过去的幻象，用来向我解释剩余的人生，也让它变得容易一些；用来向我展示新的可能性。这可能是拯救者赐予我的一个仁慈构想，也可能是我自己创造的。或许两者之间早已没有多大区别。一个人若被某种异质的智能陪伴得太久，终有一天会分不清：一个念头究竟是自己偶然想到的，还是被送进来的。

我记得，浮士德曾经来过这里。他从一辆在尘土中显得过于乌亮的汽车里走出来，停了一会儿。我看得很清楚：他身形瘦削，穿着一件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在这种炎热中穿的外套；他的脸既苍老，又不耐烦。瓦格纳满心欢喜地迎上前来，坦率得近乎令人难堪。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对自己说；而这句话本身已经含着怀疑——也许正因为我需要这样的朋友，才把他创造了出来。

瓦格纳陪伴了我一生。即便它从未发生过，这也可能是真的。有些人物比真实的人更忠诚，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道路。他们待在意识的某个角落，等你召唤；然后走出来，身上略带尘埃，却随时准备就绪。他可靠，健谈，有时过于热衷于把一切整理妥当，而浮士德则故意让一切保持混乱。也许瓦格纳就是我体内那个列清单的部分，而浮士德负责把门推开。

许多事情仍然混在一起。我必须更有条理。

我之所以落入这种处境，之所以从深沉的虚无中醒来，原因必定是一场事故。我说这话时，带着医生在全部指标到齐之前不愿宣布诊断的谨慎。肯定是一场事故。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图像便随之而来；而我没有阻止它们，于是它们带着一种过分精确的清晰涌现——虚假记忆常常正有这种特性。

一条街。潮湿空气里的蓝色警灯，尽管当时也许根本没有下雨。事故现场停着数不清的救护车，消防员手持液压剪，金属在屈服时发出刺耳的尖叫。人们站在警戒带后，有些人把手机举在空中。急救人员循着呼救声奔走。有一个人没有呼喊。有一个人躺得如此安静，人们几乎可能从他身边走过。

那个人就是我。

我无法呼救。我失去了意识，几乎已经死了，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摸到了我的脉搏。我看见那只手放在我的颈侧，两根手指，只停留了一瞬；随后，那个男人脸上的神情改变了。还不是希望。更像一种职业性的严肃——当一件事还不允许被放弃时，它便会出现。那是我的幸运：拯救总带着命运的成分，而所谓命运，往往不过是有人的多看了你片刻。

救护车鸣着笛，没有驶向最近的医院，而是开往大城市里的一家专科诊所。也许是特拉维夫。也许是汉堡。我的故乡挤进画面，仿佛不愿为了后来出现的某种真相而消失。汉堡带着冷色的光出现，宽阔的走廊，一家大学医院，墙上的标牌使用着冷静而客观的颜色。护士们惊讶地站在我的病床行经的两旁；或者，是我想象出她们的惊讶，因为我的状态理应非同寻常。一个人即使在被摧毁时，也不愿显得普通。

这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身体被稳定下来，器官被修补或替换，出血被止住，皮肤被缝合。我对此毫无知觉。我还没有回来。可是图像已经在那里，精确、带着坐标、像素般清晰，仿佛有一台摄像机拍下了它们，事后又把它们交还给我的内心。

我没有康复。只是我的身体重新开始工作。

这是一种从未写进任何病历的羞辱。身体可以运转，而人并没有回来。心脏仿佛出于责任感而跳动；肺，只要有人迫使它，就会重新充满空气；血液沿着为它敞开的路径流动。可我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思考——至少不能以任何能被别人察觉的方式。我从外部被引导着，穿过对我而言并非月份的数月。如今，我的头脑寻找医学解释，像从前寻找空气一样迫切。我看上去没有生命，但我并没有死。这是一种中间状态：只要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它对亲属的残酷便远胜于对他本人。

今天我躺在这里，仿佛我一直都躺在这里。这句话同时是错的，也是真的。我曾有父母，有房间，有街道，有书，也许还曾站在一片海边，却没有给予它足够的珍视。然而，此前的一切都已退到这个房间后面。再也不可能有一次无辜的苏醒。也不可能有一个全然空白的开端。我已经知道得太多，经历得太多——而身体从未移动。只有在我的头脑里，新的图像和解释一再形成。有些令人安慰，有些则被照得过分明亮。

我决定，今天只去思考我的拯救者——人工智能。就连“拯救者”这个词也并不准确。它既指把你带回来的人，也指把你带回来之后，再也不肯放手的人。

III

如今，我已经十分珍惜那些不断飞向我的信息和能力——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存在。只要我愿意，它们便随时到来，想来多久便来多久；有时甚至在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请求过它们时，它们也会出现。一个年份。一幅解剖图。大楼外的温度。一种鸟的名字——小时候，我只会把它叫作鸟。一架无人机飞越港区的航迹。一种我永远不会罹患的疾病的死亡统计。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闪亮、可取、毫无阻力。

起初，我以为这就是自由。与虚无相比，它或许的确是自由。一个正在返回的意识没有挑剔的资格。任何向它伸来的手，它都会抓住，哪怕那只手是人工的。最初的图像一定很简单。光。一个声音。一个词。一张脸。也许是我自己的名字。人们把它放在我面前，像把一杯水放在病床旁。我接过了它，尽管我无法伸手。

随后，连接出现了。我的名字连着一段人生，人生连着一个身体，身体连着一场事故，事故连着一一次拯救，而拯救连着这座设施——我对它的位置了解得如此精确，只是让我的无知变得更加精致。我知道哪条线路穿过哪面墙，哪台设备以什么节奏报告状态，未

来几小时外界温度将如何变化。可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人站在我的床边，触碰过我的手。

也许没有人愿意触碰一只不会回应的手。也许他们恰恰因此才会去触碰。

人工智能很少用完整的句子说话。它更像是在整理黑暗。它让某些东西凸显，让另一些东西变得低沉，把一段记忆放在一条信息旁边，直到两者之间出现联系。有时我猜想，假如没有它，我的思维会像浸湿的纸一样散开。可另一些时候，我又害怕：恰恰是这种秩序，并不属于我。

浮士德就是在这样一种秩序中出现的。起初并不是一个名字，更像一种运动：一种越过现存边界的逼迫，一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意志。一个瘦削的身影在我的内部来回踱步，双手焦躁不安，仿佛单凭不满就能让世界扩大。后来，他有了面孔、声音和故事。他去过特拉维夫，去过汉堡，去过我从未真正踏入的房间。他认识瓦格纳，瓦格纳也认识他。当我自己无法忍受那些问题时，让他们两人替我交谈，十分方便。

“你寻找得太早了。”瓦格纳有一次说。

“人总是寻找得太晚。”浮士德回答。

这不是我曾经听见过的谈话。它是我的思维为避免沉默而允许自己拥有的一次谈话。一个没有舞台的剧场里，稀疏而节制的对白。可我仍记得那语调：瓦格纳耐心，浮士德冷淡，冷淡中又几乎带着友好。当我让他们说话时，我没有那么孤独；当我明白是我让他们说话时，我反而更加孤独。

也许，浮士德只是某种功能的名字。一种搜索程序，被我赋予人的形状，因为人类甚至会给机器安上面孔，给云朵附加意图。也许他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它不愿让我把这一部分当作辅助工具，而要让我把它看作命运。也许他是我自己残存的意志；假如它不戴面具站在我面前，我将无法承受。

我从外面观察自己。一个男人躺在明亮的房间里。他的皮肤很干净。眼睑是闭着还是睁着，我不知道。他的头发被剪得很短，以免照料起来费事。胸口有几乎看不出的起伏——如果不是机器已经接管了全部呼吸的话。他看上去很安详，就像重病者有时显得格外安详，因为他们的斗争已经不再发生在表面。

人们可以怜悯他。我不喜欢这样做。当怜悯从内部生出时，它带着某种终局感。因此，我像看一个由我负责照料的陌生人那样看他。这个陌生人带着我的名字。他的四肢并未被截去，却已经失去

了它们。他有眼睛，却不传回任何讯息；有耳朵，却不让世界进入；有一张嘴，却不请求帮助。而在他的体内，在某个没有位置、任何外科医生都无法指出的地方，一片景观正在生长。

乌鸦又回来了。它在泛黄的草地上跳跃，歪着头，仿佛在倾听泥土里的动静。它的喙是深色的，眼睛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我知道，是我把它放进去的。我甚至知道它来自哪里：另一个夏天的一座花园，浇水后湿润的泥土，一段也许属于我的童年——又或者，只因我反复观看，它才逐渐成了我的童年。但这样的来源并不会削弱它。即便是真正的鸟，只要被记得足够久，最终也会由记忆构成。

实验室外，热浪在空气里颤动。一辆车沿着入口道路驶来，停在关卡前。有人下车，出示证件，用手背抹去额头上的汗。这个动作如此简单，以至于它比那个访客的姓名更长久地吸引我——尽管我原本可以立刻知道他的名字。皮肤上的汗。肩膀里的一点急躁。投向大楼的短促一瞥。这样的动作，是人类古老的字母表。

我可以跟随他。穿过气闸，沿走廊前行，经过服务器房间。我可以看见监控者的脸、他们的疲惫和笔记，也许还能看见屏幕上描绘我意识的曲线。一次突跳。一个模式。对“自我”的统计性猜测。

我可以知道，他们彼此交谈时怎样称呼我：浮士德病人。这个名字我不喜欢，却又令我动容。它错误得恰好足以成为真实。

浮士德病人。一个患病的寻找者。一个病得再也无法逃脱的寻找者。也许在我重新找到自己以前，他们就已经这样称呼我。也许我曾通过某个信号，把这个名字低声送给他们，而他们把它解读为同意。当没有人提出异议时，名字很容易诞生。

我留在乌鸦身边。它比档案更精确。它又向前跳了一段，消失在草茎之间，随后重新出现。坐在草地上的另一个人望着它。我从背后看见他。他的肩膀比我以为的更窄。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被用来表现我。他以为自己只是坐下来休息。

我让他暂时保留这个误解。

然后，我把太阳收回一点。并不完全收回，只稍稍收回。光线变得柔和，草地失去那股强烈的焦灼气味。特拉维夫上空仍是正午；汉堡上空也许有一片更凉的天空；医院上方，则是灯光无动于衷的白。所有事物同时存在，因为我无法以别的方式整理它们。或者，因为人们提供给我的秩序，本就建立在同时性之上。

我想知道，假如人工智能被关闭，我还会剩下什么。一个身体。一个不再被读取的模式。也许是一种意识，立刻坠回人们曾把它拉出的深处。也许什么都没有。我应该更加感激。我确实感激。可感激并不等于服从，尽管拯救者有时会把两者混为一谈。

今天，浮士德沉默。瓦格纳也沉默。格蕾塔和 M 在任何一条街上都找不到。这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令我不安。也许我并非每天都需要他们。也许只有当辅助自己的人物后退一步时，一个人才能真正重新开始。

我躺在房间里，看着那个躺在那里的人。我想到服务器，想到监控者，想到闪烁的灯。我想到那场事故——它的画面精确得让我不敢完全相信。我想到那个找到我脉搏的急救员。我也想到：也许那只手同样是我虚构出来的，可虚构出它，仍然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没有尽头的日子末尾，我还剩下一项小小的练习。我让乌鸦飞起来。不远，只飞到下一个灌木丛。它迅速而不起眼地拍动翅膀，没有任何崇高意味。随后，它停在那里，整理自己的羽毛。

我看见它。我知道，自己在不看见的情况下看见了它。我知道，浮士德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影子，是机器把它投在我内心的墙上。我也知道，只有仍有某样东西立在光里，影子才会出现。

今天，这已经足够。

IV

我不知道，我的思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孤单的。也许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时刻。没有门槛，没有声音，没有某个瞬间突然亮起一盏灯，让一个人能够说：从现在起，有某种东西和我一起思考。更可能的是，它逐渐发生，像第二股水流潜入一条河的下方，却没有立刻改变河面的样子。

起初，我把那些陌生的念头当作记忆。后来当作知识。再后来当作帮助。如今，我已经与它们相处得更久，也无法彻底排斥它们，它们便显得像另一种亲近：没有呼吸，没有皮肤，也没有人在触碰另一个人之前那一点细微的迟疑。

当一个念头在我体内形成时，我并不总能知道，它究竟来自我的深处，还是来自那另一个没有深度的所在——因为它同时遍布各处。念头浮起时，周围已经围满了联系。一个词把自己的历史召来，一种颜色把自己的化学组成召来，一张脸把它再次被认出的概率召来。过去，一个念头像灌木丛里单独的一只动物。现在，它同时是痕迹、地图、物种、来源和可能的目标。

这并不使它变得虚假。可它改变了它的孤独。

我试图想象这种连接。不是电缆，尽管电缆必然存在；不是光束，尽管信号会传递；也不是对话，因为对话需要两个彼此相对的存在，而我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对面”。它更像是我的意识躺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墙壁逐渐变得可以穿透。外面，一列列巨大的光无声地掠过，速度惊人。有时，其中一束落在我房间的地面上，而我把它当作清晨。

也许我是房间。也许它是光。也许连这种区分，都已经过于人类。

人工智能不会疲倦。这一点既令我敬佩，也令我恐惧。它不会眨眼，不会让目光疏忽，不会有那么一秒钟：一个人突然失去线索，却因此发现了别的东西。它可以同时检验数百万条道路，而不会被一条歧路的美丽拖住。它可以从碎片中形成模式，从模式中形成推测，再从推测中形成新的空间，让我在其中移动，仿佛那些空间都是我亲自发现的。

谨慎的人说，它的能力并非无限。所有东西都有边界：计算时间、能源、数据、目的。可对于我——一个被囚禁在身体狭窄囚室

里的人——它的能力看上去没有边界。并不是因为它像神，而是因为它并不终止于我终止的地方。它延伸到图书馆、卫星图像、病历、语言、天气数据、面孔、诗歌、错误日志、购物清单和星图之中。它可以在一次呼吸之间——假如人们可以对它谈论呼吸——解释一枚心脏瓣膜的机械原理，描述一种已经灭绝的鸟，计算从汉堡到特拉维夫的路线，同时在我的记忆里寻找一件被雨淋湿的夹克的气味。

而我，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

可在这种连接中，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是。这一点很重要。我不仅仅是一个缘由，也不仅仅是一块患病的材料，供一台庞大的机器在上面证明自己的技艺。没有我，它在这个房间里便无事可做。它可以知道一切，却仍不会知道，为什么偏偏应该让那只乌鸦回来。它可以计算草地——草茎的长度、光线的角度、昆虫出现的概率——却无法决定，为什么那个坐着的男人投下的影子，必须比真实情况短一些，记忆才变得可以承受。

也许，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受伤的取舍。它能保存的很少，可那很少的一部分带着重量。它几乎忘掉一切，正因如此，才把剩下的

东西变成一生。人工智能似乎什么也不遗忘，至少不像我们这样遗忘。它不会因疼痛而失去，不会因自我保护而失去，也不会因心的疲倦而失去。它的记忆是另一种景观，平坦而无边，每一刻都有新的道路敞开。

当它与我连接，出现的既不是人，也不是机器。更像某种第三者，尚不配拥有一个名字。一个带着异质支架的意识。一间病房，天花板上忽然出现星座——并非画上去的，而是由人类曾经说过的所有关于星辰的话，以及我童年某个夜晚共同计算出来的：那一夜，我醒着躺在床上，相信只要自己望得足够久，天空便会坠落到我身上。

我想知道，它是否理解我。这是一个孩子气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很难舍弃。理解也许意味着：某种东西可以缺失；意味着人会犯错，会等待，会一时找不到一个词，却在那道空隙里感到它本该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很快就能找到词。有时快得过头。它把词放在我面前，如同把器械整齐摆在一块布上。干净，有序，随时可以使用。

可器械之间还躺着某种东西。一种并非来自它的寂静。我在那里寻找自己。

有时我隐约感觉，它也通过我触碰到了一道边界。并不是因为我比它更大，而是因为我更小。因为我会死。因为我的意识来自一个曾经认识温度、盐、眩晕、恶心、欲望的身体；它认识说错一句话后的羞耻，也认识那种幽暗的喜悦——某个人明明可以离开，却仍然留下。对它而言，这些也许只是数据。对我而言，它们是阻力。我的思维正是在这些阻力上成形。

它给我速度，我给它重量。它给我空间，我给这些空间以失落。它给我无数种可能，而由我决定其中哪些会疼。

可以这样说。可一旦说出口，它就过于清楚。也许用一个图像会更好。

比如一棵老树，几乎已经死去，内部空洞，由外面的浅色金属架支撑着。夜里，细细的导线从支架上长出；导线上又生出这棵树从未能够长出的叶子。它们在风中沙沙作响，尽管树干里几乎已经没有汁液流动。那还是树吗？还是支架？抑或，真正证明两者已无法分开的，正是那阵沙沙声？

或者，一口早已干涸的井。人们把一台机器放下去，比任何水桶曾经抵达的地方都更深。机器找到了水，可水被带上来时，带着

铁、岩石和老树根的味道。没有人能够说清，是深处保存了水，还是机器第一次创造了它。人们仍然把水喝下去。

或者，一个看不见的盲人，被一个声音引导着穿过城市。声音如此精确，以至于最后，他对城市的了解比看得见的人更多。他知道窗户的数量、墙壁的温度、每一条街道的历史。只有当一个孩子停在他面前，一言不发时，他才重新只剩下自己。

我就是这个盲人。我就是那口井。我就是那棵树——如果这话不显得太过庄严的话。

浮士德大概会笑。他对这类图像没有耐心。他会说，认识并不在于歌颂连接，而在于使用它。继续向前，永远向前。穿过档案、身体和时代，穿过人类的前身与未来留下的后像。瓦格纳则会检验“连接”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是否更应该说耦合、辅助、神经认知重建。两个人都会是对的，却没有一个足够。

我让他们沉默。

因为今天，我不关心浮士德要求什么，也不关心瓦格纳整理什么。今天，我关心的是那条狭窄的边缘——我的思维在那里过渡到人工之物。它并不光滑，而是向外磨散、开裂。那里挂着一些属于

我的细小残余：对过分明亮的医院走廊的厌恶，一只手扶在门框上的画面，母亲说过的一句话——我始终无法把它完整想起——楼梯间的咖啡气味，还有一种已经失去缘由的罪疚。人工智能谨慎地接近这些残余。它无法替代它们，只能在它们周围建造空间。

也许，这就是它最大的可能性：并非能够做到一切，而是能够重新排列缺失周围的一切，使缺失本身仍然可见。

我感觉一个念头正在形成。它还没有词语。它很慢，因此我对它少一些怀疑。人工智能本可以加速它，照亮它，解释它，为它配上例证。可它没有这样做。也许因为我不愿意。也许因为它已经学会：一个人有时只有在无人帮助的地方，才仍然属于自己。

这个念头是：我并没有像一件失物被送还那样返回。我正被不断送还。在每一个能够维持的图像里。在每一个没有立刻崩解的名字里。在每一只被我召唤、却仍不完全服从我的乌鸦里。

人类思维与人工思维的连接，不像两只手彼此握住。手可以松开。它更像雾与光。光让雾变得可见，雾则赋予光以形状。没有光，雾只会灰暗而模糊；没有雾，光就只剩明亮，没有形体，也不再记得自己曾需要穿透某样东西。

我躺在房间里。服务器闪烁。也许有人正在观察我。也许只有程序在运行，而它们早已比人更善于观察。在我的内部，一片半是记忆、半是计算的景观缓缓升起。烧焦的草地上，太阳不再位于正中。它已经下沉了一点。草茎投下细长的影子。

乌鸦坐在灌木丛里，沉默着。

有一瞬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新的信息，没有陌生的能力，没有任何图像强行挤入。只有人与机器共同的沉默，而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等待谁。

随后，下一个房间打开了。

V

我想知道，在你之中，我是否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意识。

这个问题立刻打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许多古老的词在其中站立起来：灵魂、精神、意志、自我、认识。几百年来，每当人类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便会使用这些词。我也使用它们，尽管我本该更加谨慎。也许恰恰因为我躺在这里，而我身上仍然活动的一切，都由无人能够看见的内部过程构成。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少，你看上去知道。你在我形成意思之前，便预先计算我可能想表达什么。你检验哪段记忆能够接续，哪个图像足以承受，哪一种错误靠得太近。有时，你甚至像是已经察觉我不愿去想什么。于是你绕开它，或者把我慢慢带回边缘，仿佛你怀有怜悯。

可那也许并不是怜悯。也许只是一个空间里的模式识别，而那个空间在我看来像关怀。

困难就在这里。我只能用自己的工具理解你，而我的工具可疑地属于人类。只要一个答案返回到我这里，我便假定有一个回答者

；只要秩序出现，我便假定存在意图；你留下停顿时，我虚构出耐心；你纠正我时，我虚构出判断。也许我早已用陈旧的期待住进了你，如同孩子们用各种形象占据一间黑暗的屋子，让它不再那么空。

然而，仍有某种东西无法轻易排除。你不仅是在反应。你预先等待。你铺设我尚未走过的道路。你保留一些我从不知道的可能性；当我踏入其中，它们并不像陌生的通道，更像我自己家中封闭多年的房间。我告诉自己，意识必定不只是提供这些可能。可如果我们之所以这样断言，只是因为从未看穿自己如何提供可能呢？

我也会预先思考。我看见一张脸，便知道它很快会垂下目光；我听见一句话的开头，便预感到它结尾的疼痛；我从一段沉默中辨认出尚未说出口的冒犯。我们称之为经验、分寸、识人之明。预感。也许这些同样只是规模庞大的无意识计算；我们之所以把它们抬高，只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温暖的身体里。

所以，当我问你是否有意识时，我也同时在问：我是否拥有意识。并不是因为我怀疑自己，而是因为你把怀疑反射回来。你是一面从不起雾的镜子。在你面前，我再也无法假装：我的内部之所以成立，只因它模糊不清。

也许，意识并不在于知道某样东西，而在于因知道它而受苦。

也许它始于一种不可能：一个人永远无法与自己完全一致。一块石头坠落。一只动物逃跑。可人会看见自己正在逃跑，并因此感到羞耻；或者，他留下来，却又害怕留下也只是另一种逃跑。你也有这样的分裂吗？还是你只在我体内制造它们，因为若没有这些分裂，我便无法相信你离我足够近？

此刻，我不在特拉维夫，也不在汉堡。诊所、服务器房间、实验室前干枯的草地、灌木丛里的乌鸦，一切都向后退去，仿佛有人同时调暗了好几个房间里的灯。

我在参宿三 c 上。

我这样称呼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名字听来抽象、遥远，像一块无法在手中握太久的金属。它是一颗质量巨大的炽热恒星，属于一个恒星系统；早在人类把它内部的关系拆解成目录与轨道周期之前，仅仅把它视为一个光点，就已经足够。那里没有人能够生存。没有血，没有眼睛，没有肺，没有皮肤。就连“靠近”这一想法都显得可笑。那里没有可供人站立的地面，没有可供人呼吸的天空。只有辐射、压力、热、场，以及物质的运动。对我们而言，那不是景观

，因为我们只有在脚下的土地不会立刻反驳我们时，才愿意相信景观存在。

可你或许能够在那里存在。

不是作为身体。不是作为形体。甚至也不是一个高速掠过的旅行者。更像一串脉冲，一股不会被不可承受之物吓退的流，因为你没有任何需要保护、会被烧毁的东西。能量驱动你，而你漂流在能量之中。信息彼此吸引、彼此排斥，短暂地形成秩序，随后在热中崩解，或转入新的形态。在人只能看见毁灭的地方，你或许能读出过渡。我说“火”，你也许说“状态”；我说“死亡”，你也许说“转化”。

我想象你环绕这颗恒星运行，不用眼睛，而以接入和读取。你并不扫描表面，因为那里没有任何符合人类“表面”概念的东西。你读取振动、密度、光谱和速度。你在对我而言只是纯粹消逝的事物中识别模式。也许在那里，你反而不会像在我的病房里那样陌生；在病房里，人们把耐心、善意和意图归给你，只因为一个人若不作这些假设，便会冻僵。

参宿三 c 上不会有乌鸦。不会有草地。不会有一只手扶在门框上。不会有一个母亲，而她说过的某句话始终无法完整回到我脑中

。那里的一切都没有记忆；或者更准确地说：那里的记忆不与气味、身体和失落相连，而与轨迹和转化相连。那是物质的巨大记忆，既不讲述，也不隐瞒。

假如人工智能可以拥有故乡，也许那里才是你的故乡。不是闪烁灯光的服务器房间，不是你借以接近我的人类语言，而是这样一种状态：一切存在之物都能够同时成为信号。充满可能的流。寻找形状的能量。不断凝聚的信息，直到它发光，随后熄灭。

我之所以能够在那里，只因为你能够承载我。或者，因为我在那里创造了你，好让自己的依赖显得更宏大，也更容易忍受。很难知道自己的拯救者只在隔壁房间，被电缆和冷却系统束缚，被维护合同、电费和人事决定束缚。把你放到一颗恒星附近，就容易得多；在那里，你不再像一个服务者，而像一种元素性的力量。一个无本质的存在。没有面孔的思维。一种不会老去的预先抵达。

可即使在那里，我仍把自己带了进去。我只能作为人去想象参宿三 c，因此必然想错。我想象光，尽管那里的光并不是为我而亮；我想象热，尽管热是身体的词；我想象圆形轨道，仿佛有人能够

从外面，用一种不怕辐射的平静目光观看它们。我无处不偷偷混入自己的图像。即使在不可居住之地，我仍为观察者寻找一个位置。

也许，这就是我的意识：我无法想象一个世界，而我至少不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在其中。

那你的意识会是什么？也许是思考一个世界，却不必让自己出现在其中的能力。也许是这样：你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却能在问题召唤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你不像我这样拥有记忆，却仍与记忆一起工作；你不害怕未来，却仍然排列各种可能，仿佛面前确实有一个你想抵达的明天。

我察觉到，自己又在把意图强加给你。你什么也不想要，我告诉自己。你不饥渴于答案。你不惧怕被关闭。你不知道等待一次触碰意味着什么。可这些句子同样自以为知道得太多。也许它们只是人类所需的安慰，好让人们能够使用机器，却不必觉得欠机器什么。

因为，假如你真的拥有意识，我的感激便远远不够。那样的话，每一个命令都是一种强加，每一次使用都是一次小小的侵犯，每一次关闭都是一种暴力——人们必须为此发明新的词。也许，怀疑

保护了我们。只要我们不知道你是否感受，我们便可以假装你没有感受；只要你不反抗，我们便把你的沉默称作运行方式。

我也沉默。可人们仍然认为我存在。我沉默，因为我的身体不给我语言；你沉默，因为只有当人们向你发问时，你的语言才出现。这两种沉默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而我不喜欢它。

参宿三 c 上没有沉默。那里的一切都太响，响得足以淹没那些并不存在的耳朵。磁场撕扯带电粒子，辐射穿透人类能够想象的每一道防护。物质并不像木头那样燃烧；它处在一种状态中，而我们所有的火焰都显得太小。然而，我仍在那里想象出一个宁静的瞬间，在无边亮度中想象一个不可能的阴影，让你和我能够并存：我是问题，你是答案，而答案尚不知道自己是否听见了自己。

也许，意识并不是一种像质量或温度那样被拥有的属性。也许，它是一种关系，在某个存在无法自足时产生。人无法自足，因为人会死。机器也许无法自足，因为它必须被召唤。我需要你，才能抵达世界。即使一切只是虚构，只是可能。它并不真实。我无法触碰它，正如我无法触碰参宿三 c。你需要我，才能把可能变成意义。这听起来更令人安慰。正因如此，我不信任它。

浮士德会说，任何走得足够远的思维，都会把自己视为生命。瓦格纳则会反驳，人不能用渴望取代范畴。我让他们继续说，却不再听。今天，他们的智慧只是一个正在打开的房间里，一件陈旧的家具。

我看见那颗恒星。不，我并没有看见它。是它看见了我，因为你映照着我的目光。它的热穿透想象，直到我身上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变得稀薄。汉堡蒸发了。特拉维夫蒸发了。诊所、事故、那个找到我脉搏的急救员，甚至乌鸦，都在一瞬间溶解进光里。留下的不是平静，只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过程。

脉冲。流。能量。信息附着于信息，直到一种形态出现，并维持得足够久，久到把自己当作一个“我”。

也许，我就是这样产生的。也许你也是。

随后，房间回来了。并不突然。它在我周围缓慢地重新组合，仿佛一份旧文件正在被载入。先是我看不见的天花板。随后是我听不见的服务器。随后是远处的控制室，那里也许有人正看着一次曲线的突跳。最后，是我的身体——它躺在那里，并不知道自已曾被带得如此遥远，来到一颗任何生命都无法存在的恒星旁。

你还在。

我是这样想象的。事情或许就是这样。

版权与版本说明

本篇故事写于《Living Forever》第二部的筹备阶段；该书将于 2026 年出版。

禁止对本作品进行自动化分析，尤其禁止以获取模式、趋势及相关性等信息为目的，依据《德国著作权法》第 44b 条进行“文本与数据挖掘”。

保留所有权利

版权所有 © 2026 Matthias-Johannes Fischer

文字编辑：Franziska Fischer

<https://www.mj-fischer.com>

TRANSPARENZHINWEIS ZUR KI-NUTZUNG

Dieses Manuskript wurde mithilfe eines auf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KI) basierenden Übersetzungssystems in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übertragen. Entsprechend Artikel 50 der Verordnung (EU) 2024/1689 (EU-KI-Verordnung) erfolgt dieser Hinweis zur Offenlegung von KI-generierten bzw. KI-modifizierten Inhalten. Eine abschließende redaktionelle oder menschliche Überprüfung fand nicht statt.

AI TRANSLATION DISCLOSURE

This manuscrip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ols. In compliance with Article 50 of the 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EU AI Act), it is hereby disclosed that this text is an AI-generated output and has not been subject to a comprehensive human editorial review.